



2018年，在上海市旅游局和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喀什还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登上第十五届上海世界旅游博览会的舞台。



实塔什库尔干在维吾尔语里就是“石头城”的意思)为丝绸之路著名的古城遗址，现存晋唐时期、清代的部分遗迹，分内外两部分，外城已遭严重破坏，内城保留得相对完整。“公主堡”则距离塔县县城南约70公里，位于卡拉其峡谷的一座高山上，应当算中国目前所知最高的古代城堡之一，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南道咽喉。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红其拉甫口岸(海拔4733米)，距塔县县城125公里，因口岸风力常在七八级以上，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故被形容是“万山堆积雪，积雪压万山”。

说起塔什库尔干，说起塔吉克族，我们还会想到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古兰丹姆，会想到鹰笛、鹰舞和刀舞，但更加“不吐不快”的一个惊喜大发现，是春意渐浓的时节，杏花开遍“世界屋脊”，苏醒的帕米尔高原怒放一片，大山深处隐秘的“南疆杏花村”，景致居然不输江南！

寻芳塔县下辖的库科西力克乡，但见境内公路沿线及各村组的农牧民住处杏花烂漫，灿若锦缎、云蒸霞蔚。运气够好的话，你可能碰上一场典型的“塔吉克式”婚礼呢！喝奶茶、吃“阿子克”(一种面粉制作的油炸食品，滋味酥脆)，欣赏叼羊比赛，塔吉克人的善良、友爱，使来客无不有如沐春风、暖意融融之感。

跟早为人知的塔什库尔干不同，喀什的麦盖提县是2021年6月经英国博主司徒建国的打卡，才声势浩大“喜提热搜”、继而进入公众视野的。

南邻叶城县，西接莎车县，北隔叶尔羌河与巴楚县相望，麦盖提县位于叶河流域五个县的中心，可它曾经的画风，却一点儿都不“中心”，多少显得“寒碜”了些。

麦盖提县距塔克拉玛干沙漠最近处仅13公里，是塔克拉玛干一个重要的入口。也恰恰因为离沙漠太近，该县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常年经受风沙侵扰，导致经济发展倍受制约。

2012年，麦盖提县开启了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工程。每年春秋两季，10万余名干部群众在沙漠上挖坑换土、引水修路、植树造林。

功夫不负有心人。眼下，全县已定植新疆杨、文冠果、胡杨、

沙枣、沙棘、红柳、梭梭等生态林和苹果、西梅等经济林木2.2亿株，完成生态林建设41万亩。相关资料显示，生态林基地建成后，县年均降雨量显著增加，“沙进人退”的情况得到改善，塔里木马鹿的身影，出现了。

一面是与大漠孤烟的艰苦博弈，麦盖提县的另一面，拥有着原始胡杨林、东河滩沙棘林湿地、叶尔羌河畔的夕阳及刀郎千岛湖风光。

此“刀郎”非彼刀郎，不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那位。此“刀郎”也称“多朗”，是“集聚”的意思。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和田河，还有这四条河流汇合而成的塔里木河两岸，古称刀郎，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则自称刀郎人。诗人沈苇曾写道：“诗从不反对麦盖提的红柳泥巴墙，不反对刀郎艺人的哑嗓子，他们的旷野摇滚和旷野诗经。”诚然，刀郎人开怀放歌都是兴起而至，想什么时间唱就什么时间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流浪、生死、马儿赶路、世事艰难……将回鹘、蒙古等传统文化融合成刀郎文化，高亢激昂的“刀郎木卡姆”(“木卡姆”的主要意思为“古典音乐”)，还有表现狩猎过程的“刀郎赛乃姆”(刀郎舞)，都具备一种粗犷、张扬的任性倔强。

近7亿元——这是为加快推进喀什旅游功能区建设、旅游规划、市场营销、乡村旅游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上海市至2018年累计投入的援疆资金。当年，上海赴喀什游客数达200万人次，占喀什疆外游客数的1/3；上海对口支援喀什四县共创建A级景区16家，支持建设农家乐100余家，实现旅游就业人数超3万。2018年，在上海市旅游局和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喀什还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登上第十五届上海世界旅游博览会的舞台。“沪喀号”旅游援疆扶贫专机曾每周开行一架，组织上海游客沉浸“醉美喀什”……

两年多来，疫情阻挡了国人“背上行囊、无问西东”的脚步。待山河无恙，阳光再度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的时候，我们和喀什，“不见不散”。